

浅绿
QIANLV WORKS

错嫁良缘



CUOJIA
LIANGYUAN



夕颜，今朝错嫁，
只为与你共结良缘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吉林出版集团

浅绿◎著
QIANLV WORKS

錯嫁良緣

 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
 吉林出版集團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错嫁良缘之洗冤录/浅绿著. 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
2010. 10
ISBN 978 - 7 - 5385 - 5031 - 3

I. ①错… II. ①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86211 号

错嫁良缘之洗冤录

出版人 李文学
出版统筹 刘刚 师晓晖
特约策划 侯开 杨晨
特约监制 韩志
责任编辑 于德北
文字编辑 李文峰
装帧设计 安宁书装工作室

出版者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吉林出版集团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
电话 0431 - 85640624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16
字 数 330千字
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10月第1次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85 - 5031 - 3
定 价 29.80元



目录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血八卦盘 | 1 |
| 第二章 | 错身入嫁 | 4 |
| 第三章 | 初见夕颜 | 15 |
| 第四章 | 畏罪自杀 | 24 |
| 第五章 | 提刑大人 | 33 |
| 第六章 | 入住相府 | 38 |
| 第七章 | 身染怪病 | 52 |
| 第八章 | 温泉小苑 | 62 |
| 第九章 | 如此倒霉 | 75 |
| 第十章 | 官宴风云 | 88 |
| 第十一章 | 错嫁夕颜 | 118 |
| 第十二章 | 拜访请教 | 130 |
| 第十三章 | 又见顾云 | 137 |
| 第十四章 | 飞刀之谜 | 142 |
| 第十五章 | 谁在说谎 | 154 |
| 第十六章 | 你是凶手 | 172 |
| 第十七章 | 太后逼婚 | 180 |
| 第十八章 | 琴师沐风 | 200 |



目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十九章 | 伤心欲绝 | 204 |
| 第二十章 | 寻找证据 | 211 |
| 第二十一章 | 卓晴遇险 | 220 |
| 第二十二章 | 夕颜发怒 | 228 |
| 第二十三章 | 全城恐慌 | 238 |
| 第二十四章 | 求助顾云 | 251 |
| 第二十五章 | 失心女尸 | 256 |
| 第二十六章 | 意外发现 | 266 |
| 第二十七章 | 凶手现形 | 284 |
| 第二十八章 | 凶手疑云 | 291 |
| 第二十九章 | 以身犯险 | 299 |
| 第三十章 | 真凶落网 | 305 |
| 第三十一章 | 婚礼前奏 | 312 |
| 第三十二章 | 婚宴惊变 | 322 |
| 第三十三章 | 可乘之机 | 330 |
| 第三十四章 | 言听计从 | 339 |
| 第三十五章 | 最后赢家 | 348 |
| 第三十六章 | 洞房花烛 | 355 |



第一章 血八卦盘

今夜的月异常明亮，一层血红色云雾笼罩着它，使得原本清雅的月华，变得阴森恐怖，仿佛空气中也透着血腥味。凌晨两点的夜晚格外寂静，只听到窗外树叶摩擦得沙沙作响，没有人在意夜空的诡异。

明亮的房间里，各种手术用具一应俱全，可惜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手术室。

女子的脸被口罩遮住大半，看不出长相，一双明亮犀利的眼睛专注地盯着白色平台上的尸体。收起手中的量尺，女子冷声说道：“死者是女性，身高168厘米，年龄二十到三十岁之间。尸体已经腐烂，初步推断，应该死了一个月以上。”

她的身后，站着一个年轻女孩，认真地做着记录，手上不敢有半点怠慢。

仔细检查尸体上的每一处痕迹，当看到尸体的手指时，卓晴皱起了眉头，声音依旧清冷平静，“死者十个手指甲被全部拔除。”

“又是十个指甲被拔除？”邢蓝手上一顿，赶紧抬头，问道，“卓医生，这会不会是连环杀人案啊？加上这个，已经是第四个被拔掉指甲的女尸了！”

卓晴专注于手中的解剖，并不作答，一会儿之后，才冷声回道：“是不是连环凶案，应该由侦查部门来认定，作为一名法医，责任是详尽地记录尸体上的一切特征和死者的死亡原因，为破案提供证据和线索。随意地归结为连环案，容易先入为主，忽略了其他细节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邢蓝暗暗吐了吐舌头，卓医生是这几年最年轻、能力最突出的主检法医，能跟在她身边学习，提高真的很快，不过她工作时万年不变的冷脸冰眸，还是挺吓人的！

“死者颈部有明显的淤伤指印，呈黑色，其余地方没有明显外伤，死因是窒息。下体完好，排除死前被性侵犯的可能性。”卓晴一边脱下医用手套，一边说道，“小邢，天亮前将报告整理好之后给我签字，然后交给刑侦队，还有刚才提取的样本，明早送到检验

科，你就可以休息了。”

邢蓝心里哀号，嘴上却不敢有一丝迟疑，立刻回道：“明白。”今晚又没得睡了！

邢蓝收拾着从死者身上剪下来的衣服和皮肤样本，忽然看见一个如掌心大小的圆形金属物件，问道：“卓医生，这是死者外套里找到的东西，要移交给刑侦队吗？”

卓晴随意地扫了一眼，回道：“先送去检验科，他们会处理的。”说完利落地出了验尸间。

“是。”收拾好样本和笔记，邢蓝赶紧跟上卓晴，快步离开验尸间。虽然在法医部工作大半年了，她还是不敢半夜三更一个人和尸体待在一起。

“怎么样？验尸报告出来了吗？”才走近办公室，两人立刻被人堵了个正着。斜靠着门框的清瘦女子，一头细碎的短发清爽利落，精神异常的好，眼神执著坚定。

邢蓝哀号，“顾队长，您也太夸张了吧！现在是半夜三点耶！”

顾云轻轻挑眉，笑道：“所以呢？”

邢蓝挫败地垂下肩膀，无奈地回道：“所以您稍等，我马上去整理，天亮之前一定有结果！”难怪顾队长和卓医生能成为好朋友，两个人都是工作狂！

看着耷拉着脑袋走进办公室的邢蓝，顾云扬声笑道：“多谢了！”

卓晴已经打开了对面她的专属办公室，顾云跟了进去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卓晴特有的清冷低音缓缓响起，“怎么，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啊？”

“去你的！”顾云白了她一眼，斥道，“这一个月以来频发女性被杀案件，李局眼睛都快喷火了，现在刑侦二队的人，哪里还分白天晚上！”

卓晴随手扯下固定发丝的钢笔，一头过腰长发立刻垂下。她疲惫地靠坐在沙发上，半眯着眼，懒懒地问道：“昨天省级散打比赛的结果有没有悬念？”

“没有！”说起这个她就来气，案子这么多，局领导还一定要她参加省里的比赛，每年都是她拿女子组第一，还有什么好比的！看着卓晴舒服得快要睡着的样子，顾云轻拍她的肩头，低笑道，“我说大小姐，我在和你说案子！”

卓晴轻眯着眼睛，声音仍是懒懒的，但思路却很明晰，“这个死者确实与前三宗命案里的死者有共同之处，都是被掐住气管，窒息而死，而且十个手指的指甲都被拔除。从杀人手法上看，属于同一种手法，如果真是一起连环杀人案，按照尸体的腐烂程度看，这个女死者是第一个受害人。”

听着卓晴的分析，顾云也在办公室里来回走着，思考案情。忽然她发现办公室门口有一个隐隐反射着亮光的東西，走过去捡起来一看，那是一面镶嵌着八卦图形的金色小盘，装在证物袋里，应该是证物吧。

顾云走到卓晴面前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卓晴缓缓睁开眼睛，看清顾云手里的东西，暗骂，邢蓝这丫头，做事总是这样毛躁，这么重要的证物也能丢。坐直身子，卓晴回道：“死者衣服口袋里找到的，等检验科的同

事检验之后，应该就会到你手上了。”

一听是这宗案子的证物，顾云立刻来了精神。办公室里只开了盏小台灯，她索性掀开百叶窗，借着今晚异常明亮的月光仔细研究起来。眼睛专注地盯着手里的东西，顾云完全没有注意到暗黑的夜空在她拿出八卦盘对着月亮的时候，渐渐被猩红色的流云所覆盖。

奇怪，刚才看明明是金色的，怎么现在看就变成了红色呢？难道反面是金色？翻过来细看，另一面也是一样的血红八卦图，整个小盘子还似乎隐隐透着红色的光芒，怎么会这样？

哟——顾云心里疑惑着，手上忽然一痛。

卓晴起身走到她身后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顾云低头查看手指，只见食指上有一道深深的血痕，几滴鲜红的血落在证物袋上，她无所谓地笑笑，“没什么，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划了一下。”手指上的伤口很深，血还在滴滴答答地流着。顾云漫不经心的样子让卓晴皱眉，卓晴从旁边的书架上拿来药棉，捂在伤口上，冷冷地哼道：“按住伤口！”

顾云翻了个白眼，不就是点小擦伤嘛！按着伤口的药棉，很快又被血浸湿。卓晴锐利的眼光微闪，什么东西这么锋利，竟然连止血都困难？拿过顾云手中的东西一看，卓晴大惊，“怎么会这样？”

什么让一向冷傲的卓法医大惊失色啊？！顾云也好奇地伸过头来，一看之下，也惊异地低叫道：“血……渗进去了！”原本滴在透明证物袋外的血滴不见了，血居然出现在血红八卦图之上！怎么会有这种事，血液穿透了证物袋？

“糟了！”一怔之后，两人异口同声地叫道，“这回报告难写了！”两人相视苦笑，头疼着如何解释血液为什么会出现在证物之上，谁也没有注意到，那滴渗入八卦盘的血液，正沿着弧形的沟槽，流入阴阳相交的中心。当血液落入中心的那一刻，八卦盘忽然放出一道极强的红光，卓晴和顾云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只觉得眼前一黑，晕倒在地。

光芒一闪而过。主检法医室里，还是那盏小台灯，地上躺着两个晕倒的身影。顾云手上血流不止的伤口已恢复如初，没有一丝伤痕。金色八卦盘稳稳落在她们的身侧，毫无异状。窗外的天际，月华清朗，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。



第二章 错身入嫁

瓢泼的大雨，伴着轰鸣的雷声，大风将残破的窗户吹得东倒西歪，啪啪作响！不大的破庙侧殿里，蜷缩着三个年轻女子，大红的嫁衣，在这漆黑阴森、到处透露着陈腐之气的庙宇中，显得格外诡异。

屋里没有灯，偶尔闪电会将破庙照亮，一道道利剑般的电光，每一下，都仿佛直劈入地，扎眼的白光，震耳欲聋的惊雷声，让看起来年纪最小的女子惊恐地缩起身子。

青末用力拽着大姐的胳膊，低泣道：“大姐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好怕！”

又是一道电光闪过，终于能看清几个女子的样貌，三人皆是豆蔻年华，各有风韵。绝美的左脸，能让所有女人嫉妒、男人倾慕，只可惜，她们的右边脸颊上，被划了两道深深的刀痕，几乎毁了整个右颊，在这电闪雷鸣的夜里，看着颇为狰狞。

轻拍着小妹的肩膀，青灵面如死灰，低喃道：“过了这座山，就出了皓月国了，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摆脱成为礼物的命运？！”

“我不甘心！”倔犟的眼死死地盯着破庙外雷电交加的雨幕，青枫紧咬着的下唇几乎破皮流血。

缓缓抬起头，靠着青枫的肩膀，青末懂事地小声安慰道：“二姐，你别害怕，听说你要嫁的那个楼丞相，是难得的谦谦君子，文治武功无不出类拔萃，他应该不会亏待你的。”最可怜的是大姐，要被送进宫里，传说穹岳王喜怒无常，嗜血霸道，温柔娴静的大姐怎么受得了！

青枫嗤之以鼻，“谁稀罕！”

转过身，一手握着大姐的手，一手握着小妹的手，青枫狠狠地低吼道：“我好恨！凭什么穹岳国主一句话，就可以为所欲为！凭什么皇上的无能，要我们青家去承担？凭什么他杀死了我们的爹娘，还要我们作为他进贡的礼物去讨好穹岳？凭什么！”

青灵轻柔地抚摸着青枫因为嘶吼、仇恨而变得扭曲的脸，低叹道：“就凭穹岳是六国

之中的霸主，各国朝拜。就凭皇上是一国之君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！谁让我们只是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！”命运从来都不是掌握在她们手里的！

甩开青灵的手，青枫霍然起身，背过身去，不甘地回道：“女子又如何！我就是不去穹岳！”

看看二姐倔犟的背影，再看看大姐忧虑的脸，青末怯怯地说道：“就连这张人人倾慕的脸，我们都毁了，他们还是要把我们送到穹岳去！二姐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改变什么，不是吗？”

手轻轻抚摸着如今仍旧痛入心扉的脸颊，青枫深吸一口气，咬牙回道：“就是死，我青枫也绝不任人摆布！尤其那个人，还是双手沾满了爹娘鲜血的昏君！”

青灵一惊，急道：“枫儿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青枫缓缓转过身，双手紧握成拳，坚定地说道：“姐，我要留在皓月，留在爹娘身边，即使留下来的，是我的尸体！”迎合着枫儿的话一般，一道惨白的闪电直劈而下，亮光照射在枫儿的脸上，青灵看见了她的坚持和决绝。

罢了，青灵紧紧抓着青枫的手，忽然觉得如释重负，淡笑道：“好！姐姐陪你，反正活下去对我来说，已经毫无意义。”不用去想将来要面对的一切，或许是一种解脱！

半蹲在地上的青末也赶紧起身，抓着她俩的手，急道：“姐姐们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，末儿无论如何，也不离开你们！”

青灵迟疑了，心疼地看着一脸单纯的末儿，她或许还不明白死的意义，她才十五岁啊！

迎着末儿那双清纯的大眼睛，青枫也心如刀绞，但是一想到她要许给那个战场上出了名的冷酷屠夫，青枫立刻打了一个寒战，说道：“大姐，末儿这样单纯善良，留她一个人在世上，也只会受苦而已，今天我们就在这破庙里，一家团聚吧！”

看着三双交叠在一起的手，青灵忽然觉得心里暖暖的，仿佛是为了说服自己，青灵用力点头，说道：“好！一家团聚最好！”

三人抬头看了一眼顶上的房梁，默契地相视一笑，这是爹娘离世以后，她们第一次笑，因为过了今天，她们再也不会分开了！利落地解下腰间的红绸腰带，将这身绚丽的红衣扒了下来，只着一身素白中衣，轻抛红绸穿过房梁，三人站在残破的方桌之上，将脖子套入红绸之内，没有迟疑。

青灵看了一眼身边的姐妹，闭上眼睛，轻声说道：“枫儿，末儿，下辈子，我们还做姐妹！”

“嗯！”青枫、青末用力点头。三人手牵着手，轻踢方桌，红绸倏然紧绷，三条鲜活的生命渐渐流逝。

押送青家姐妹去穹岳的士兵在破庙的正殿休息，眼看着快停的雨，忽然又有瓢泼之势，闪电惊雷越见疯狂，像是要把这间本就飘摇的破庙劈个粉碎。其中一个小兵缩了缩脖



子，现在还是春天，他长这么大，还没见过春天下这么大的雨呢！他随意扫了一眼青家小姐所在的侧殿，这一看可把他吓个半死，在一道道闪电的白光下，三条直挺挺的影子在半空中荡来荡去，衣袂翻飞！

小兵怪叫一声，连滚带爬地跌在李旭面前，惊叫道：“鬼……有鬼啊！”

“什么？”李旭一怔，顺着小兵的视线看过去，三条飘摇的影子也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。青家小姐上吊了！李旭急忙起身踢开侧殿的房门，只见红衣满地，三双殷红绣鞋就在眼前晃荡着，李旭吓得后退一步，嘴上慌乱地叫道：“快……快把她们弄下来！”

一群士兵手忙脚乱，终于将三个女子弄了下来，三人全部面色发黑，双目紧闭。

李旭盯着最靠左边的青末，急道：“她怎么样？”

小兵小心地摸了一下青末的鼻息，咽了咽口水，回道：“她……死了。”

李旭颤抖着手指向青枫，急道：“这……这个呢？”

小兵探过鼻息后，收回手，看李大人的脸上苍白，小兵吓得也不敢回答，只是轻轻地摇头。

都死了！李旭冷汗直冒，这青家姐妹是穹岳王钦点的进贡人选，现在就这么死了，他焉有命在！只怕皓月国劫数难逃了！就在李旭万念俱灰的时刻，小兵忽然叫道：“大人，青家大小姐还有气息！”虽然很微弱，但是绝对还活着。

“真的？太好了！快把她弄上车，请大夫！”终于还有一个是活着的！李旭指挥着士兵们七手八脚地把嫁衣胡乱套在青灵身上，完全没有心思去理会地上的另外两具尸体。

破庙外的惊雷一声响过一声，刺眼的白光如一道道利剑，地上的尸体显得更加孤寒。小兵心里害怕，却也不忍心两个可怜的女子暴尸破庙，拿起地上的嫁衣，小心地盖在她们的身上。正当他想起身离开的时候，一道不同于闪电的红光一闪而过，地上毫无鼻息的两人忽然睁大了眼睛。

“啊——”小兵的尖叫声响彻破庙！

已经走到主殿外的李旭不耐烦地喝道：“你又鬼叫什么？”

“她……她们……”这一次，小兵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只是一路狼狈地爬出侧殿。

两具女尸至于把他吓成这样？李旭生疑，再次走进侧殿，却发现刚才毫无声息的两个女子胸腹奇迹般地微微起伏，眼睛虽然紧闭着，脸色却也不那么青紫了！

“真是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啊！”李旭狂喜，她们没有死，他的命总算是保住啦！“来人，来人，把她们带走！”风雨中，士兵把两人扛出了破庙，正要送到青灵所在的马车上，李旭忽然叫道：“等等。”

这三个人又是毁容又是自杀的，这次没死，难说下次会搞出什么事情来！从这里到穹岳，还有十多天的路程呢！心中一番计较，李旭沉声说道：“把她们分开，一个人装一辆马车，不许她们再见面。还有，在她们饮用的水里下迷醉散，一定要活着把她们送到穹岳国！”

“是！”三人立刻被塞进了三辆马车内，到达穹岳之前，她们将再无机会见面，也再没有机会走下马车。青家姐妹，你们不要怪我，要怪就怪你们自己，谁让你们长得倾国倾城，谁让你们才情逼人，谁让你们名扬六国！穹岳国点名要的女人，别说是毁容了，就是死，你们也必须死在穹岳，一切都是劫数！

早春，姹紫嫣红的季节。穹岳国强大昌盛，京城焕阳自然处处风光，还未进城，已能听见城内的喧哗之声，官道两旁，还有不少进出焕阳城的商贾、平民，好不热闹。

清风拂面，鸟语花香，眼看着马上就要到焕阳城门了，李旭是又喜又怕！喜的是奔波了十多天，有惊无险，他们总算就要到了；怕的是，那三位小姐的脸……

马车内，一只纤细的手臂正奋力地抓住并不高的窗棂，可惜还没碰到，就又无力地垂了下来。

还差一点！卓晴再一次尝试伸出右手，这次好一点，指尖能碰到窗沿了。深深地喘了几口大气，卓晴左手尽量使力撑住身体，好一番折腾，她才勉强让自己坐直了身子。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滑落，右脸上的伤口疼得厉害，也让卓晴更加清醒了一些。

她被关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已经好多天了，有人每天都会给她喂食含有大量咪唑安定成分的药物，后面的几天，她都是假装深度昏迷，他们灌了几口也就放弃了。她的脑子现在还算清醒，只是依然四肢无力。

顾云在哪里？她们在办公室被袭击之后，是否一同被带走了，这伙人是谁？想要干什么？什么地方需要选择马车作为交通工具？她现在身处何处？卓晴一向精明的脑子飞快地运转着，希望能找到蛛丝马迹，可惜脑子里环绕的是一堆问题。

行进的马车忽然停了下来，马车外，一道熟悉的男声恭敬得有些谄媚地响起，“大人，青家三位小姐已经送到了，您看……”

她认得这个声音，这几天时常会在车外响起，他应该是这次绑架行动的执行者。外边的环境似乎有些嘈杂，卓晴仔细倾听，一会儿之后，一道略微低沉的男声冷冷地回道：“皇上已传了口谕，青家大小姐即刻进宫，二小姐送入楼相府，三小姐送入夙将军府。李大人辛苦了，请回吧！”

皇上？进宫？目前世界上哪个国家还在实行君主专制？原来她已经被运出中国。从他们的对话中，她可以肯定的是，一起被绑架的有三个人，顾云是否在其中？卓晴屏住呼吸，继续倾听。

马车外，李旭立刻躬身行礼，回道：“多谢穹帝恩典。”

礼官没有多看李旭一眼，目光扫过三辆马车，问道：“哪一辆是青大小姐的马车？”

李旭指向最中间的马车，赶紧回道：“这辆就是。”

两个身着宫装的男子迅速走向马车，牵起缰绳，随即礼官喝一声，“回宫！”

一行人进了东城门，缓缓行去。城门外，还有两队人马。见仆识主，李旭只看了一眼，已经知道，左边一身蓝衫，斯文有礼的，必是丞相府的人，右边灰布劲装，健硕高大

的，自然是将军府的家将了。

李旭点头以礼，笑道：“两位大人，这辆马车上的是青二小姐，那辆马车上的，是青三小姐。”

两人派人上前牵了马车，对着李旭微微拱手之后，分别朝着南、北两个方向离去。

三辆马车分别被领走，小兵低声问道：“李大人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”

李旭扬起马鞭，大声喝道：“走，连夜赶回皓月国。”

穹帝居然连宫门都不让他们进就将他们遣走了，更是看也不看一眼，就将两位小姐草草送人！不过转念想想也是，她们就是小国送过来的几件礼物，难道穹岳国还要大肆迎接，设宴款待不成？李旭回头看了一眼三个方向渐行渐远的马车，低叹一声，“三位小姐，你们自求多福吧。”

马车再次跑了起来，速度不快。卓晴背靠着车壁，缓缓掀开一点竹帘，明媚的阳光让她立刻闭起眼睛，好一会儿才慢慢适应。看清窗外的世界，卓晴不禁一愣，这……是什么地方？

她多久没有见过这样湛蓝的天空了，空气中带着淡淡的青草味，道路两旁高耸的树木每一棵都粗壮繁茂。朝马车前方看去，卓晴一怔，四个身穿蓝色长衫的男人骑着黑亮的骏马走在前面，他们还留着长发！打扮太怪异了。

低头看看自己一身火红色的古代嫁衣，卓晴隐隐感觉到事情似乎不是绑架这么简单。她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，从发髻上轻轻扯下一缕，黑发？不对，她的头发是棕色的！而且，没有这么长！卓晴一向沉稳的心忽然跳得有些快，她将宽大的衣袖撩起，右臂上的皮肤光洁如玉，她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抖了起来，这不是她的身体！她的右臂上有一条十厘米长的伤疤！
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卓晴紧紧地把手握成拳，她必须冷静下来才能弄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！

可惜没等卓晴冷静下来，马车忽然一个急停，差点把她甩出车外。道路两旁，茂密的树丛里忽然蹿出一百多人，全是布衣打扮，年纪从十几岁到几十岁都有，他们手里拿的是……扁担锄头！

兰子奇一愣，看他们的样子不像是盗匪，原本已经准备出鞘的剑缓了缓，朗声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谁知这群人不由分说，只听他们中间一个健硕的男人大喊一声，“抢！”没有任何章法阵势，一群人一拥而上，目标就是唯一的一辆马车。

兰子奇和三个护卫立刻拔剑以对，可惜他们人实在太多了，几个男人爬上了马车，扬鞭就跑，看马车跑走了，这些人也不恋战，四处逃散开来。刚才大喊“抢”的健硕男子一路跑，一路喊道：“回去告诉楼相，想要回他的女人，就让他亲自到牛家庄来！”

如果不是地上还丢着几把锄头，马车也不见踪影了，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那

一幕！一切就像是一场闹剧！护卫愣愣地看向兰子奇，问道：“怎么办？”

“回去禀报！”还能怎么办！兰子奇一脸苦相。他只是相府一个小护卫，景总管随手一指，让他来接个人，哪里想到京城脚下会出现这种事情！

狂奔了半个多小时后，马车终于停了下来，外面一片喧哗。不一会儿，一道响亮的男声有礼貌地在车外叫道：“姑娘请下马车。”

卓晴低咒，她倒是想下马车，问题是她现在手脚发软，坐起来都困难，怎么下马车？

车内久久没有动静，吴斯向身后的一群大男人挥挥手，示意他们不要吵，人家是姑娘家，他们这样吵，怕是受惊了吧。吴斯轻咳一声清清嗓子，刻意放轻了声音，小声说道：“姑娘不用害怕，我们不是坏人！只是想见楼相，才抢了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，见到楼相，就放你走！”

马车内又是一番沉默，一群人面面相觑，那位小姐不是吓晕了吧？

就在吴斯不知道怎么办时，马车里，一道女声冷冷地传来，“说够了就进来扶我。”冰冷的声音低低地响起，让马车外的人没来由地一颤，大家闺秀都这么说话的？

吴斯抓抓头，回头看身后的兄弟，所有人都后退了一步，朝他努努下巴，让他去扶。去就去，难不成他吴斯还怕一个女人！吴斯暗暗咽了一口口水，一脚跨上马车，掀开车帘，一头钻了进去。不期遇上一双冰眸，看清眼前的女子，吴斯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马车里，女子一身红衣半靠着车壁，微扬的眸子冷冷地直盯着他看。吴斯从来没见过哪个女人有这样的眼睛，被这样一双眼睛盯着，没来由地呼吸困难。还有她的脸，两道深深的刀痕毁了整个右颊，乍一看很是可怕，这就是皓月国送来的美女？吴斯纳闷，他们不会是抢错人了吧？

就在吴斯打量卓晴的时候，卓晴也在观察着他。眼前的男人三十出头，一头蓬乱的头发用布条扎了起来，身上的布衣满是补丁，看起来很破旧，他的穿着打扮，像……古人！

这一切都太诡异了！压下心中的不安，卓晴伸出手，抓住吴斯的手臂，借力站了起来。可惜太久没有用力，卓晴一下子又软倒了下去，吴斯赶紧扶着她的手，这女人真瘦！

扶着卓晴来到车门边，掀开车帘之前，吴斯忽然抓起车里的盖头，盖住卓晴的脸，才将她带了出来。

卓晴四肢无力，只有半靠在吴斯怀里，由他搀扶着勉强行走。火红的嫁衣将她窈窕的身姿展露无遗，每一步都无限娇弱的样子，盖头盖住了她的脸，真是让人无限遐想。

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啧啧叫道：“哇！这皓月国的女人，当真是水做的！连走路都和村里的女人不一样啊！”随着少年的调笑，一群人也开始起哄。吴斯狠狠瞪了少年一眼，扶着卓晴到石凳上坐下，一时间，也不知道说什么。

小五子上前一步，把吴斯拉到一边，笑道：“吴哥，我听说皓月国专出美人，而且这次送来的小姐，更是各国闻名啊，反正都已经抢了，不如让大伙看看她长得什么样子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行！”吴斯大吼一声，骂道，“我们今天这么做，只是为了要给恩公讨一个公道，抢她本来就是迫不得已，你们这么做，和那些土匪恶贼有什么区别！”

小五子缩缩脖子，嘟囔道：“吴哥，我们就是想看看所谓的倾城美女长啥样子，没想到要对她怎样！”吴哥平时老好人一个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

迎着村民们不解的眼神，吴斯也觉得自己好像有些过分，低声劝道：“就算是这样也不好！”哪个女子不惜颜，她的脸不知怎么给毁成那样，被人看见，怕是要伤心难过的。

“吴哥……”小五子还想说什么，一块红绸倏地被利落地甩在地上。小五子一回头，一张布满刀痕的脸映入眼帘，惊得他大叫起来，“哇！我的妈呀！这是什么美女啊！”

环绕着看热闹的村民也吓了一跳，一时间偌大一群人，安静得有些吓人。卓晴平静地回视着灼人的视线，在惊讶、恐惧、同情、怜悯的眼光洗礼下，微微抬起头，冰眸一一扫视众人，村民都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。她以为，会劫持人质的，终归不会是什么善人，但是眼前的，却是一群看上去无比憨厚的村民。

卓晴微微安下心来，问道：“你们刚才说，我是谁？”这个身体不是她的，她现在要搞清楚，她到底是谁？

小五子咽了咽口水，回道：“你是皓月国的女人啊，是进贡给皇上的，不过听说皇上把你赏给丞相了，但是你这个样子，估计丞相也不会要了吧！”

“小五子！”吴斯低喝一声。

卓晴脸色如常，继续问道：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这里是牛家庄，前面就是穹岳的京城焕阳了。”

穹岳？焕阳？不知道！深吸一口气，卓晴看向围观的一群人，朗声问道：“你们听说过中国吗？”

所有人都动作一致，摇头。

他们说汉语，做古装打扮，却不知道中国，据她所知，她生活的世界里应该没有一个这样的地方。而她，居然还换了一个身体，不管她多么不愿意相信，她还是清醒地知道，自己到了一个她所未知的地方，进入了一个“礼物”的身体。

天！她的头还在疼！

“姑娘，你没事吧？”吴斯有些莫名地看向卓晴，刚才她还气势凌人，现在怎么一副痛苦的样子？

卓晴没有心情理会任何人，她需要冷静！

“吴哥！吴哥！”从村子里传来一串兴奋的男声，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刘羽朝着吴斯一路冲了过来，推开围绕的村民，举着一张纸，献宝一样地叫道，“你们回来了，我写好了，吴哥你看看！”

吴斯推开刘羽的手，尴尬地笑道：“看什么，我又不识字。”

小五子也撇撇嘴，起哄道：“就是，我们这儿只有你识字！叫我们看，我们也看不

懂啊！”

刘羽低下头，不好意思地抓抓头，笑道：“我……我也只是和爹学了两年字，后来他死了，我就没人教了。”

“那也比我们强！”抢过刘羽手中的纸张，小五子左看右看也没看懂，不解地问道，“吴哥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写这东西啊？”

吴斯用力拍了一下小五子的脑袋，拿过那张纸，小心地折好，叹道：“官府不是说了吗，要有状子才行，我们请不起状师，只有自己写了。楼相如果真的来了，我们也好有东西诉说冤情不是？”

“我看这东西写了也白写！”斜睨了卓晴一眼，小五子腹诽，这女人都毁了容了，楼相还会来吗？

官府的人说了，状子可是至关重要，能不能为恩公洗刷冤屈，就看它了。吴斯看了一眼端坐一旁的卓晴，眼前一亮，请求道：“姑娘，能不能麻烦你，帮我们看看？”这位姑娘一看就知道是出身名门，她一定识字！

卓晴思索了一会儿，回道：“拿来吧。”她也想知道，这些看着朴实敦厚的村民到底为了什么事情要劫人，而且这个地方的文字她也没有见过，趁这个机会看一看。

展开纸张，卓晴一下傻眼了。卓晴的妈妈是国学教授，纸上为数不多的繁体汉字是看懂了，但是，这圈圈叉叉又点点是啥意思，难道这里的文字是由汉字和符号构成的？这可难为她了。

“咳咳！”卓晴重重地咳了几声，看向年轻的刘羽，问道，“麻烦你，我能不能请教一下？”

刘羽傻傻地点头。

“这个圈圈叉叉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呃……”刘羽脸上一红，抓抓头发，讪笑回道，“是恩公给我们村子的粮食和棉被的意思。”他就学过两年字，不认识的字，只好画个图代替一下呗。

原来如此！这么说，他是把不认识的字画图代替，还好，这里的文字应该是繁体汉字。

继续看下去，卓晴的眉头又蹙了起来，问道：“那这个点点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刘羽嘿嘿笑道：“是那个……沉冤得雪的意思。”爹曾经教过这个词，说是很有学问的人才会用的，只可惜没教他怎么写。

卓晴嘴角一僵，意思说这些点点就是雪了？有创意，太有创意了！她忍！

继续看下去，不一会儿，纸上又画了一个像网一样的东西。“这一坨？”按照他的思维模式，卓晴想了想，说道，“我知道，是渔网的意思！”

“不是啦。”刘羽嘟囔道，“是牢房的意思。”

这是牢房？



“我真是……”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做了好几次深呼吸，将状子扔回给吴斯，卓晴才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，“佩服得五——体——投——地——”这也能算状子？她忽然很想看看那个楼相看见这张状子的表情，一定很精彩！

听了他们这样一问一答，小五子狠狠地朝着刘羽的脑袋拍下去，嘴上骂道：“死刘羽！吴哥叫你写状子，原来你是在鬼画符啊！”

“哎哟，别打了。”刘羽护住头，委屈地叫起来，“我本来就不会写啊，是你们硬逼着我写的！”

“还顶嘴啊你！”眼看着两人就要扭打起来。

“别吵了！”吴斯大喝一声，颓废地蹲坐在地上，憨厚的脸上满是失望。手中的状子被他紧紧地握着，全都皱在一起。“没有状子，我们怎么帮恩公洗刷冤屈！”

都怪你！小五子瞪了刘羽一眼，在吴斯身边蹲下，小心劝道：“吴哥，要不楼相来了，我们给他跪下，咱不会写，还不能说嘛！”

“我就怕，咱们一群粗人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，楼相要是一个不耐烦走了，咱们怎么办？”他们不是没去官府说过，除了被轰走，他们连个当官的都没见到！不是这样，他们何至于抢楼相的女人！

小五子指着卓晴，说道：“她不是识字嘛！让她写！”

卓晴冷冷地别过头去，对他们视而不见。这群人，光有热情没有脑子，有状子也没用。

吴斯忽然站了起来，走到她面前，扑通一声，重重地跪在她面前，才不过三十多岁就已布满风霜的脸上，满怀着恳求，“姑娘，绑了您，是我们不对，但是我们真的走投无路才这么做的，求您！帮咱们写一张状子吧！”

卓晴一惊，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她，实在不习惯被人跪拜。她起身后退一步，声音依旧冷漠，心却也有所动容，“无论出于什么理由，强行掳人，都是犯法的，就算那个楼相真的来了，你们所说的冤情不一定会得到理会，倒是会给村子惹上麻烦！”

吴斯挺直身子，一脸的无所谓，大声回道：“掳人是我的主意，我会一人承担，只要楼相能来，能给恩公翻案，就是要我吴斯这条贱命，我也心甘情愿！”反正他的妻儿都在那场疫病中死了，死活都是他一个人！

吴斯话音才落，原本安静的村民纷纷激动地跟着叫了起来。

“不，掳人是我们的主意！”

“是我的主意！”

“能给恩公翻案，死了也值！”

“对！”

喊声一浪高过一浪，每一张质朴的脸上都是一副英勇赴死的表情。

卓晴的头又开始痛了起来！“闭嘴！”清冷的女声冷冷地响起，村民们立刻闭嘴，一